

· 数智时代的人文审思 ·

人类智能文明新形态：出场、向度及世界意义



□ 赵 乐 米华全

[摘 要] 尽管人工智能发展于工业文明,但其变革了人类认知和实践、社会生产方式和社会意识,使人类文明的相关组成发生累积性变化,为智能文明的出场提供了可能。首先,智能文明具有智能技术体系文明化、文明社会智能化、追求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特征。其次,不同社会形态反映出智能文明的不同形态,基于技术规则下的中西分野、发展逻辑下的文明差异,虽然资本主义智能文明占有先发优势,但社会主义制度能为智能文明开辟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使人类智能文明走向新形态。最后,人类智能文明新形态“新”在要破解后发国家的技术赶超问题、智能时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转型发展问题、创造性转化历史文化传统的问题。人类智能文明新形态将为各国探索与社会兼容的人工智能提供路径参考,以中国智慧点亮人类智能文明的历史进程。

[关键词] 人工智能;智能文明;人类智能文明新形态

[中图分类号] D616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4071/j.1008-8105(2025)-3028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将对全球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产生深远影响”^[1]。生产力是推动社会发展和文明形态演进的根本动力。人工智能作为新质生产力的代表,体现了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能力的质的飞跃,它通过拓展人类的认知边界、解放传统劳动形式以及重塑社会分工与协作方式,推动人类文明从工业文明向智能文明的加速演进^[2]。未来仿佛已来,但对智能文明仍有若干问题亟待求解。人工智能为何能撬动人类文明的大门并产生影响,智能文明在不同社会形态下已经展现出怎样的走向,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相互交织的人类智能文明新形态又“新”在何处,本文拟以解释智能文明的历史性出场以及人类智能文明新形态的基本向度,对上述问题止观初探。

一、智能文明的历史性出场

文明是人类对既有社会存在自我跃升式的变革,人类文明的演进始终伴随着对自然的认知、适应与改造。人类摆脱野蛮状态行至前进的文明史,也是人利用技术增强自身能力、优化与自然互动方式的历史,人类与人工智能的关系,实质上仍是这一历史进程的延续。人们通过数据、算法及各种SOTA模型(State of the Art Model),不再仅仅以物理工具改造自然,而是借助“类人智能”解析和改造世界,甚至孪生出全新的数字世界。尽管人工智能发展于工业文明,但人工智能引发的技术变

[收稿日期] 2025-04-18

[作者简介] 赵乐,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电子科技大学i思政大模型创新实验室副研究员;米华全,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电子科技大学i思政大模型创新实验室副主任、研究员。

[引用格式] 赵乐,米华全. 人类智能文明新形态: 出场、向度及世界意义[J]. 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 2025, 27(5): 28-36. DOI: 10.14071/j.1008-8105(2025)-3028.

[Citation Format] ZHAO Le, MI Hua-quan. A new form of human intelligent civilization: emergence, dimensions, and global significance[J]. Journal of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25, 27(5): 28-36. DOI: 10.14071/j.1008-8105(2025)-3028.

革及全球性应用,已经深刻改变了人类社会的既有机制,智能文明作为一种新的文明形态有了出场的可能^[3]。

(一)文明形态的演进逻辑

文明形态是实体化的文明,文明形态的演进体现在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或支撑某种文明的实体取得各个方面、各个领域的进步,遵循人类文明发展的客观规律。

第一,文明是人类实践的结果,代表人类发展进步的总体趋势。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前,中西方对于“文明”的概念认知均指向与蒙昧、野蛮相对立的状态。从先哲文献使用“文采光明”与“文德辉耀”,至清代文艺杂家李渔提出“辟草昧而致文明”,中国古代以“文明”示喻光明和进步。在西方,学者们以人类脱离对自然的绝对依赖,论证社会 and 人性逐步前进的文明状态,但却并未回答人类摆脱野蛮自我跃升的动力、规律和未来走向。马克思、恩格斯将被圈禁在“形而上”的文明议题复归到其产生、发展的本源,即现实的物质的实践活动,用“人”“历史”“实践”^[4]三个理论内核串联起文明作为人生产、生活和其他一切社会活动的总和。人类以实践为中介创造历史,文明是历史的产物。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将人类历史划分出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文明时代是学会对天然产物进一步加工的时期,是真正的工业和艺术的时期”^[5]。人类经历野蛮时代、蒙昧时代走向文明时代,建立在“已经获得的生产力”^[6]的基础上,随着人的生产能力和生产方式的发展,人类文明不断向前发展。

第二,人类文明经历了不同文明形态的变迁,文明形态演进是社会形态变革的历史性表达。在唯物史观看来,物质生产方式构成了划分不同文明形态的依据,“人类文明形态的形成和划分归根到底受制于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影响”^[7],文明形态的核心是社会形态。社会形态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构成的经济基础决定,并与其相对应的上层建筑,共同形成各具特征的文明形态。因此,文明时代不是一成不变的,按照“经济的社会形态”划分出奴隶社会文明、封建社会文明、资本主义社会文明以及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文明。新的文明形态之所以代表了文明的进步,取代了前一种文明形态,与其发达的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物质生产方式的充分发展密切相关,意味着“完全改变了先前的整个社会”。

第三,技术是文明外化自然的主体性实践,技术进步是驱动物质生产方式变革的核心力量。马克思、恩格斯对文明形态的历史叙事是建立在人类社会发上的,“文明的一切进步”就是“社会生产力的一切增长”。文明形态的演进离不开生产力的发展,因而科学技术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正是依托技术革命的持续创新,人类得以不断拓展自身实践,更新认知自然的方法,提升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能力。技术革命催生的新的生产力突破既有生产关系的制度框架,触发社会关系的系统性重构,集中表现为劳动组织形式的革新和社会治理范式的整体转型。旧有的价值体系、制度架构与文化形态逐渐让位于适应新的生产方式的社会形态,进而塑造出全新的文明样态,并不断超越旧有文明范式,实现文明形态的质变。

(二)人工智能的文明本质

人工智能技术的三大根本性突破:多模态模型对话能力的日趋强大、规划和推理方面的强大赋能以及基于特定数据训练和过往交互历史的思考和运作,变革了人类认知和实践、社会生产方式和社会意识,使人类文明的相关组成发生累积性变化。

第一,人工智能是人类实践的产物,代表人类在驱动物质和实现智能等方面发展进步的总体趋势。人们对人工智能的探索始于20世纪50年代,初衷是让机器以一种如果人类这么做,会被认为具有智能的方式开展行动^[8]。一是理论层面,人工智能源于对人类思维和智能机制的研究,结合数学、逻辑、计算机科学、神经科学等多学科成果,通过人工智能技术构建的智能系统在人机互动中实施理性思考,对现实作出具有理性主义和普遍主义的描述,在具体环境中做出符合人类最大化性能期望的行为。二是技术层面,智能技术的本质在于将人类意识活动的核心要素——逻辑推理、价值判断与创造性思维——转化为可编程、可迭代的算法模型。大数据积累、算法优化以及工程实践,使

得机器能够执行感知、学习、推理、决策等任务。三是应用层面,全球性跨领域的广泛应用推动人工智能的发展,工业自动化、医疗诊断、智能交通、军事国防等应用场景的扩展不断刺激人工智能技术的创新和升级。总之,人工智能并非凭空产生,而是人类在不断实践中积累和创造的物质成果,体现了社会发展的需求、技术进步的成果以及人类智慧的延续与扩展。

第二,人工智能作为新质生产力的代表,体现人类生产方式的跃进。生产力的本质在于“怎样生产”以及“用何种劳动资料生产”,而非仅仅“生产什么”^[9]。新质生产力强调技术的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以及产业的深度转型,核心在于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三大要素的质的跃升。人工智能技术及其系统“正在以指数速度提高自己的性能”^[10],展现出自学习、自动化、自并发式的劳动优势,延伸出智能化的生产逻辑。一是重新定义劳动者有效率有价值的劳动行为。人工智能的自适应行为减少了生产过程中对劳动者掌握核心技能的要求,对劳动者提出了完全不同于前数字时代的技能预期。二是重新定义劳动资料赋能赋智的生产工具。人工神经网络与柔性传感技术等叠加智能技术的新生产工具不断涌现,未来脑机接口代表的碳硅基复合智能体既保有生物神经元的创造性思维,又具备机器系统的精确计算能力。三是重新定义作为劳动的物质资料。数据是经过人工智能系统采集、标注、清洗、训练等环节加工之后,可被再生产、再利用的新型物质资料。围绕数据处理、算法训练、人工智能模型优化等催生越来越多的新型劳动形式。

第三,人工智能通过技术中介的物质形式,改变客观性的社会存在。数据驱动、智能协同和算法渗透的技术系统,以“大智能”“大应用”和“大参与”^[11]的物质形式对人类社会产生作用。一在微观层面,知识生产模式从人类主导向人机共创转变,知识创新和技术迭代速度加快。从ChatGPT引爆全球关注到DeepSeek以1/18的训练成本实现同等性能,仅历时25个月,人工智能的进化曲线呈现出令人战栗的指数级特征。二在中观层面,社会对象从万物互联向万物智能转变趋势加快。技术与社会边界愈加模糊,互联网连接对象数量预计将从2022年的130亿件跃升至2028年的350亿件^[12],连接巨量对象的前提是智能基础设施进一步泛在化。三在宏观层面,社会运行模式从被动响应向实时优化转变。人工智能中枢和智能决策机制增强了社会公共治理的可观察性、可审计性和监控能力。

人工智能之所以被视为具备从根本上重塑工业文明的能力,正是因为它与工业文明所确立的社会形态相适应。人工智能并非脱离工业文明的独立生成物,在融合工业文明核心结构的同时,重构其运转机制与功能逻辑,已经产生的文明样态:一在经济和政治方面,数字经济成为驱动全球经济发展的引擎,2025年数字经济将占全球经济的25%^[13]。数字政府模式在全球各国广泛应用,拥有国家电子政务战略的国家已占全球96.1%^[14]。二在文化和社会关系方面,赛博空间(Cyber Space)正在孕育新的精神文明,现象级游戏《黑神话:悟空》上线三天就实现超300万人同时在线,全球玩家通过游戏的世界观构建和战斗机制等完成有意识的集体行为。数字融媒介催生身心异场的网络社交,人工智能驱动的虚拟行为体使判别社会交往的主体身份愈加复杂。三在自然生态方面,数字基础设施对环境造成的直接影响贯穿整个生命周期,对自然资源的直接影响构成人工智能相关行业的“环境足迹”。

(三)智能文明的基本特征

技术迭代和应用升级的泛在性和不可逆性,其发展和由发展引发的社会形态变革都是无法停止的^[15]。当技术深度嵌入现实社会全部领域,技术的作用不再仅仅是外化于物质世界,从改造客体到重塑主体,在字节的跳动与芯片的微光之间,潜藏着正在展开的智能文明。

第一,智能技术体系文明化的技术特征。不是有了历史就有了文明,人的实践才是文明的本源,人是创造文明的真正主体。人工智能代表的智能技术体系的文明化,本质是人类对人工智能等技术适应、塑造和规范的过程,在个体和社会两个层面同步展开。一是个体层面,智能技术体系在改变人类文化表达形式和互动方式的同时,重塑了个体的生活体验与自我认同。生成式人工智能从内容生成的幕后中介转变为显性的生产主体,深度参与知识的创造与传播,甚至以主体的角色直接回应

用户需求和问题。造就人工神经网络和算法模型的,不是人类敲出代码的专利,而是机器学习驯服数据后的狂欢。人们在数字环境中的参与方式得以拓展,对自身的认知也不断调整,主动或被动地重塑个人叙事的方式。二是社会层面,算法逻辑超越了人类在信息分析和决策效率上的局限,挑战了“人类能够精确预测和掌控机器行为”的传统认知。围绕技术与治理规制、技术创新与伦理规范的张力与限界,人们逐步建立对智能技术体系的规范、结构和伦理框架,以塑造人工智能环境下新的社会公共秩序。换句话说,当人类以制定社会性的制度规则主动回应技术,就已经突破了“控制风险”的表层意蕴,开启了智能技术体系文明化的进程。

第二,文明社会智能化的社会特征。“智能”是主观的,人工智能却是客观世界的产物。物质生活是人类文明演进规律支配下文明形态的具体形式,人工智能技术推动全部社会物质生活方式向智能化演进,体现在物质生产、政治生产和精神生产上^[3]。一是万物皆可编程,物质生产堆砌智能性。智能生产系统将传统制造业解构为数据流、算法群和物理设备的有机组合,每个生产环节都成为可编程的数字化模块。二是万物皆可解码,政治生产围绕最小化的信息元素。无论是利益表达的提取与综合,还是权力运作的参与和治理,抑或是政治决策的酝酿与输出,现代政治的大部分内容都将以信息呈现,政治构成要素由单一的物理空间向虚实同构的数字场景延伸。政治参与者不仅将其组织搬迁至虚拟空间,更在网络虚拟空间、数据流动空间、算法编码空间中即时即地的数字在场。三是万物皆可涌现,精神生产涌现一系列新特性。一方面,传统农业社会与工业社会所构建的意识形态、法律体系、伦理规范及文化价值观,面临来自智能社会自主、创新、开放、多元等价值理念的冲击。另一方面,无论是多模态智能、自主智能、边缘智能、物理智能还是未来脑机接口的生物智能,同样遵循以无限趋向人类为向度的哲学原理和数理模型,只为趋向符合人类社会伦理的情感与价值体系。

第三,追求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价值特征。人类创造文明追求发展,实质是人类渴望作为生命体的生命价值以及认知、创造与控制等能力价值的最大化。穷尽技术模拟、延伸和扩展人类智能,人类创造人工智能的初衷与人类最大化实现价值的强烈偏好天然耦合。因此,智能文明内含人对自由和全面发展的价值追求。从全面发展来说,其一,为了实现人的能力的极致扩展,技术赋能改变人的能力边界。其二,为了实现人的劳动解放,摆脱分工约束,职业身份在数字分身下呈现多重可能。其三,为了实现人的一切社会关系的解放,改变人在社会关系中的非自主性,构筑一个以共享和协作为基础的全新社会。从人的自由来说:一要对异化,力图使智能技术突破“发现-转化-应用”的传统工具创造逻辑,以人类监督下的自动化和自学习重构了劳动形态,为人的劳动解放提供了技术支撑和精神动力。二要摆脱束缚,力图通过不断突破机器学习的技术限界,使技术与人类认知协同进化,使人在数字化的“平行空间”里摆脱性别、外貌等属性,生命质量和生命体验更加丰富。三要达至自由,力图通过智能推荐算法实现社会交往的个性化匹配,用区块链技术催生去中心化的交互范式拓展社会协作模式,进而实现人的一切社会关系的解放。

二、人类智能文明新形态的基本向度

不同的社会形态反映出文明的不同形态。在特定的物质生产方式、社会关系及相应的社会形态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文明形态,具有建立在历史性和阶段性之上的差别。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智能文明有着建立在文明形成普遍性上的形态特殊性。基于智能文明形成的普遍性,中西方应用人工智能创造的文明形态同为人类智能文明的组成部分,都受一定技术规则和发展逻辑的规范。基于社会形态的特殊性,资本主义智能文明受资本主导逻辑显现人的发展危机,社会主义智能文明推动人自由和向纵深发展。基于人工智能从发源到发展的线性历史,虽然资本主义智能文明占有先发优势,美国等先发国家在相关技术上仍处于明显的领先地位,但社会主义制度能为智能文明的发展开辟更广阔的空间,人类智能文明将走向新形态。

(一) 技术规则下的中西分野

第一,算力至上与算力创新有区隔。算力(Computing Power)即计算能力,决定了算法的效率、数据处理能力和智能模型的训练规模,其水平直接影响技术及其应用的性能表现。算力技术与摩尔定律呼应,涉及新材料、3D集成、光学计算和量子计算,晶体管尺寸愈小制作过程愈复杂愈昂贵。算力技术的高垄断性决定了其经济特性,在不同生产方式下呈现出不同的社会效应。在西方,资本与技术常常联姻,“技术—资本—权力”的技术资本逻辑,对应“科技公司—资本市场—政府”的技术资本联盟。表现为科技巨头控制核心技术,技术控制带来竞争优势,资本化竞争形成垄断,国家将技术资源作为政治竞争工具。科技巨头推高算力门槛,中小研发主体出局;西方政府设置算力议题,形构规则霸权。算力本身不是问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至上主义”才是问题所在。

中国以解决公共利益需求的更高层次规范和引导技术资本。一是通过制度创新助推算力崛起。依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型举国体制,解决算力技术体系中的结构性矛盾。以“东数西算”为代表的战略规划,将算力作为数字经济基础设施以国家政策引导向全国布局,而非任由资本市场主导。二是通过技术创新实现计算效率的极致优化。以DeepSeek为代表的中国人工智能模型将硬件利用率逼近极限,将每次查询所需要的计算能力降低90%,在同等性能精度下有效降低算力需求。三是确保算力资源的优化分配和社会共享。基于需求、公共价值以及市场,公平且高效地动态分配算力资源。2023年,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强调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全球人工智能规则的公平制定,改变高溢价芯片制约发展中国家人工智能发展的底层垄断。

第二,闭源垄断与开源协作相对立。源代码(Source Code)是人类可读的计算机原始指令集合,决定了人工智能系统的行为逻辑和功能实现。源代码、设计思路和底层架构等关键信息的封闭和开放,实质是不同模式在特定技术场景和制度背景下的有效性对比。闭源竞争强调技术的私有化、商业垄断和市场竞争,开源协作则主张代码共享、集体创新和公共利益。西方国家依托全球数字产业链的顶层设计权,通过技术标准垄断和核心专利壁垒构建数字剥削体系。OpenAI按API调用的收费模式贯穿底层大语言模型、模型部署、模型开发等过程,Meta仅公开已训练模型,不公开原始代码和数据,Claude甚至不向新用户开放。科技巨头利用马太效应集聚资源,垄断大模型发展。

中国在共建全球科技共同体的更高价值上实现开放式协作。一是将自主研发与开源协作并行。Kimi、豆包、DeepSeek、Manus等中国自主研发模型组成中国人工智能生态体系,DeepSeek的开源策略不仅释放代码,还附带论文、性能数据集及社区问答支持,DeepGEMM在GitHub上线10小时即获2600星标,被评为开源界的教科书级案例。二是以开源协作打破技术壁垒。中国人工智能的开源项目覆盖芯片级优化到框架级设计,向全球开发者开放通信库、并行策略等核心模块。三是推动技术的去中心化发展。中小企业、科研机构有了低成本接入顶尖技术的机会,高校借助开源项目开展教育教学可以加速人才培养。从技术主权层面为发展中国家摆脱技术依赖、建立自主可控的智能生态提供了机会。

(二) 发展逻辑下的文明差异

第一,资本主导产生文明悖论。自蒸汽机喷薄出工业文明曙光,西方国家便展现出两相矛盾的文明面貌。人工智能原本被寄予厚望,却深受市场竞争、资本积累与技术垄断的影响,使资本主义智能文明遭遇扰动效应,甚至破坏其运行生态、改变其发展命运^[16]。一是产生了自然生态创伤。随着资本奔涌,技术嵌套于单向度的发展观,以效率最大化、增长无止境为核心价值。训练GPT-3的用电量相当于130个美国家庭一年用电量之和,而维持人工智能增长所需的算力大约每100天翻一番。这种从根本上承袭了工业文明对自然的物化态度,生态可持续与技术可持续之间的张力难以消弭。二是加剧了劳动异化。数据资源的私人占有,技术平台将数据转化为可持续获利的资本要素,再通过算法模型对劳动者的工作程序、时长和绩效进行精准计算,资本借助技术壳体对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进行隐蔽剥削。三是衍生了道德贫困。资本的本性在于无限增殖自身,而为了增殖自身,它将技术纳入资本强大的同一逻辑。因而在资本主导的生产关系中,人工智能被塑造成类似超验理性

的角色“代替人类决定一切”。不同的算法平台以高于人类道德的全知存在,精准地将个体价值逐一围猎,造成技术权力膨胀但社会责任缺位的现实困局。资本与人工智能的联姻以市场垄断、利润至上和技术资本化为核心,以资本主导的智能文明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的关系上已经显现出局限性。

第二,人本主导呈现文明显理。人是文明的创造者也是文明进步发展的受益者,符合历史前进方向的文明是能够为人类提供更多选择、更多自由、更少压迫的文明,也是更能在技术进步与生态平衡之间找到可持续支点的文明。智能文明不仅应该契合智能技术自身的本性,更应在持续发展的取向上追索以人为本的发展向度。一是以人为本的文明发展逻辑坚持自然在人类文明的主体叙事,以绿色智慧弥合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两者分离建构的空隙。一方面利用数据等可复制、可共享、可再生的新型生产要素,另一方面推动算法与硬件的协同优化,确保算力产业与环境保护、资源节约同步。智能文明的开启依然是对自然合乎目的性的改造。二是以人为本的文明发展逻辑倡导人的数字劳动更应体现人的创造性、思维能力与社会价值。一方面通过人工智能与自动化工具提升劳动效率、拓展创造空间,另一方面通过符合人本逻辑的制度设计与技术应用,满足劳动者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平衡,提升劳动者在精神自主方面的自由度。三是以人为本的文明发展逻辑要求技术的设计与应用始终服务于人类社会的共同福祉。一方面防止技术发展导致人类主体性受损的风险,另一方面解决已经产生的隐私、同意和自主等技术伦理困境,以“可知、可控、可用、可靠”设定人工智能的道德边界。

(三)智能文明走向新形态

第一,社会主义制度为智能文明发展开辟了广阔空间。综合中西技术规则和发展逻辑的比较,社会主义制度较之资本主义制度,在顶层设计、资源配置、价值导向等方面为智能文明提供更广阔的发展空间。首先,社会主义制度在科技自立自强和国际科技合作辩证统一的条件下推动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更好结合^[17],有效弥补市场在技术研发早期投入不足、资源分散等方面的局限,增强人工智能发展的系统性与前瞻性。通过统筹规划和系统推进,人工智能在基础理论、关键算法、核心硬件、应用场景等关键环节实现重点突破,推动技术演进到文明形态的变迁。其次,社会主义制度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强调技术进步应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整体利益。以人为本的发展路径为人工智能的伦理治理、价值引导与规范使用提供了坚实的制度基础,有助于有效防范技术异化、数据垄断等潜在风险,使人工智能向更加公平、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发展。再次,社会主义制度高度的组织动员能力与强有力的政策执行机制,能够对教育体系改革、劳动力结构转型以及公共服务智能化等关键领域实现系统性引导与协调推进。在提升技术嵌入社会系统可持续性的同时,增强了整体社会对技术变革的适应性与调节能力。最后,社会主义制度通过强化国家战略引导、优化资源要素配置和持续完善社会治理体系,为智能文明的演进提供了深层次的制度保障与价值支撑。

第二,社会主义智能文明推进人类自由和全面发展的历史进程。不仅是智能文明的特征,一切人的自由发展也是“未来新时代的精神”^[4]。社会主义智能文明克服资本主义智能文明的有限性,为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开辟出新的历史可能。首先,在物质生产领域,社会主义智能文明提出以新质生产力推动劳动过程的深度自动化与智能化。新质生产力不仅指向数字化、智能化等技术形态的先进,更体现社会资源的配置模式、生产要素的流通机制等方面的根本转变,为满足“人的需要”这一实现自由发展的前提提供了基础。其次,在社会关系层面,社会主义智能文明以制度化机制保障技术成果的社会化转化,破解私有制派生出来的技术垄断、数据不平等与数字剥削,使合作、互助、共享成为主导,社会关系能从工具性存在转向目的性的存在。再次,对于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社会主义智能文明通过消解资本逻辑下的劳动异化,打破由分工与私有制带来的社会分裂,使个体在社会劳动中获得真正的联合与自由,有助于构筑起一种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的未来共同体。最后,对于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的统一,社会主义智能文明在物质层面大幅提升了社会生产力水平,在制度层面提供了技术民主的实践可能,更使个体不再被排除于自由发展的门槛之外。在这一意义

上,社会主义智能文明开启的,不仅是基于新质生产力推动的生产方式的变革,更是人类自由、平等与全面发展的新文明形态的未来前景。

三、面向未来的人类智能文明新形态及其世界意义

智能自主之际,文明已悄然迁移。智能文明虽尚在工业文明的母体中孕育成长,我们已开始见证转型。人类智能文明新形态并非单纯技术演进的结果,它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相互交织,以制度优势、实践智慧与持续努力从技术规范、价值伦理、发展路径等方面冲破西方式现代化的围墙,绵延新的社会存在与社会关系。面向未来的人类智能文明新形态,中国做了什么又做对了什么?技术逆袭,破解技术后发国家的追赶问题。稳定发展,探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应对技术快速演进的社会稳定发展难题。人类智能文明新形态将为各国探索与社会兼容的人工智能路径提供新的选择,以中国智慧点亮人类智能文明的未来进程。

(一)破局:从技术追赶者到规则重塑者

人类智能文明新形态“新”在要破解智能技术后发国家的技术赶超问题。文明的创造要遵循文明发展的客观规律,离不开物质生产方式的变革,离不开智能技术发展为之提供的动力基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也有其自身规律,“后发”往往代表着被动,要走向“先至”,后发国家需要经历两个阶段:一是从无到有的筑基,本质是借助技术扩散渠道利用先进国家已有技术的过程^[18];二是从创新到创造的跃进,本质是通过核心技术优势反超突破先进国家已有技术规则的过程。中国通过国家战略的顶层设计,基础科研的持续攻坚与技术积累,社会资源要素的有效配置和市场引导,实现对关键技术的灵活配置与系统集成。一方面,应对人工智能后发追赶的挑战,在理论、模型、算法、工程与部署等方面进行创新,大模型、多模态大模型、脑机接口、多智能体协作、具身智能等保持和世界发展态势一致。另一方面,应对人工智能科技公司垄断和人工智能国际竞争的挑战,从发展方式、治理体系和创新环境等方面改变技术发展的游戏规则。在DeepSeek、智谱ChatGLM等高性价比开源模型的帮助下,各垂直领域的技术创新与产业变革正在迅速铺开,冲击了长期由美国主导的全球智能技术体系,改变全球科技竞争非对称格局。更具意义的是,这种从战略引导快速发展、技术普惠引导垂直产业协同的技术路径,有力证明了创新能力并不取决于资本多寡,技术进步也不是垄断资本的专利。“越强越贵”的成本诅咒、“性能-成本-速度”的不可能三角、“参数膨胀”的陷阱被逐渐祛魅,西方科技巨头被迫改变以往通过知识产权与资本优势打造垄断壁垒的竞争策略,人工智能有可能从少数巨头的垄断工具逐渐转为全球公共产品,其他技术后发国家有了推动智能文明发展的契机。

(二)革新:以新路径推动社会稳定发展

人类智能文明新形态“新”在要解决智能时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转型发展问题。智能技术牵引的生产力革命赋予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潜能,也会带来对原有社会系统要素和结构的创造性破坏。有学者认为可能产生两种不同的社会发展进路:一是技术红利的分配不平等引发高度竞争,原有的资源分配规则无法解决竞争带来的社会失范现象,由此带来剧烈的社会结构性动荡,付出高昂社会成本完成社会组织与结构要素的重构。二是在保持社会总体有序的前提下,以制度优化的方式,保障技术成果社会化分配的公共性与共享性,以相对较低的代价实现稳定发展。社会主义社会是人类摆脱私有制桎梏和阶级压迫后开启的初级社会,在克服资本主义社会痼疾的同时,又要为走向共产主义社会创造基础,虽具备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诸多优势,但不够成熟和完善。社会主义社会需要强化技术的公共产品属性,推动发展成果在全体社会成员间的共享,才能有效避免人工智能在推动社会物质与精神生活变迁过程中可能引发的动荡与危机。

人类智能文明新形态在奠基阶段就确立了人工智能技术和社会的双重属性,体现在中国面对人工智能技术体系快速演进,对社会主义社会未来发展方向、制度逻辑与价值取向的主动探索,以回

应技术变革所带来的社会组织、生产方式与发展形态的深层转变。一方面,以公有制的强大整合作用,将智能技术作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础设施”^[19],预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与技术资源过度集中叠加导致的社会矛盾。围绕社会整体的最大利益形成更加公正的治理结构,避免产生技术超前而政策滞后的矛盾。另一方面,促进新质生产力与社会主义新型劳动关系的深度融合,提高传统劳动者掌握、利用新型生产资料的能力,同时保证知识型劳动者、从事创意创新工作的自由职业者智能与技能价值的合理回报。一些地区已经出台对高技能人才的薪酬协商制度,避免传统劳动者与新型劳动者在社会价值分配中的不平等。通过民主协商,社会各界共同参与技术政策、平台治理、伦理规范的制定,排解技术发展产生的社会不稳定因素。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向数字正义、AI向善、社会和谐的方向发展,为各国探索与社会兼容的人工智能发展路径提供了参考。

(三) 启示:以中国智慧启迪人类智能文明进步

人类智能文明新形态“新”在要探索避免文明各阶段冲突,创造性转化历史文化传统的问题。人类智能文明新形态作为人类智能文明的一种具体形态,不是凭空产生的,更不是脱离文明发展大道自我定义的产物。人类智能文明新形态不仅具有各个国家智能文明发展的共同要素,还有基于国情的特色。中华五千年文明成就了中国特色,也让人工智能与中华传统文化有了跨越千年的时空共振。传统文化和智能文明的启迪从两个方面共进:一是认知模式的提升。认知虽未必客观,却是行为的依据。技术的顶层逻辑和原始创新可以是“站在世界巨人的肩膀上”,那么对人工智能的认知就需要“走在各国历史文化的足迹上”。二是共存意识的升维。通用人工智能研究的迅猛发展,智能文明要包容的已不止步于人机关系,未来要解决碳基的人类与硅基的通用智能体如何共生共存,甚至达至新的“大同世界”的时代命题^[20]，“大同”正是中华民族对未来社会的最高愿景。征询古老智慧探索时代课题,一方面,秉持“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态度看待中国在人工智能与智能文明发展中的地位。中国拥有数千年积淀的哲学传统、政治智慧与社会组织经验,又是在人工智能、智能制造、大数据等技术领域迅速崛起、主动引领变革的全球重要力量,要成为技术的创新者、治理模式的建构者与文明理念的倡导者。另一方面,秉持“天下为公”蕴含的开放包容、共治共利精神解决智能文明的时代课题。以增进人类共同福祉,推动人工智能资源的开放协同、治理规则的多边协商与技术成果的普惠共享。坚持以人为本,以保障社会安全、尊重人类权益为前提,确保人工智能始终朝着有利于人类文明进步的方向发展。人类在奔向智能文明的进程中伴随各种烦恼和苦痛^[3],命运共同,唯有携手前进。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向2024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致贺信[N]. 人民日报, 2024-06-21(04).
- [2] 高文. 抢抓人工智能发展的历史性机遇——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重要论述[N]. 人民日报, 2025-02-24(09).
- [3] 王水兴. 文明社会的智能化与智能社会的文明化——论智能文明的共产主义发展向度[J]. 理论月刊, 2022(4): 78-85.
- [4]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4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295, 731.
- [5]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4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38.
- [6]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613.
- [7] 黄建军. 唯物史观视域中的人类文明新形态[J]. 中国社会科学, 2023(10): 85-104, 206.
- [8] 斯图尔特·罗素, 彼得·诺维格. 人工智能: 现代方法第4版[M]. 北京: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22: 16-17.
- [9]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5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210.
- [10] 卡鲁姆·蔡斯. 经济奇点: 人工智能时代, 我们将如何谋生?[M]. 任小红, 译. 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7: 138.
- [11] 肖峰. 大模型与智能社会: 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探索[J]. 中国社会科学, 2024(7): 71-89.
- [12] 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 2024年数字经济报告[EB/OL] (2024-07-10)[2025-03-11]. https://unctad.org/system/files/official-document/der2024_overview_ch.pdf.

- [13] BUKHT R, HEEKS R. Defining, conceptualising and measuring the digital economy[J]. *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s Research*, 2017, 13(2): 143-172.
- [14]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UN E-government survey 2024[EB/OL] (2024-09-17)[2025-03-11]. <https://publicadministration.un.org/egovkb/en-us/Reports/UN-E-Government-Survey-2024>.
- [15] 王飞跃. 新IT与新轴心时代: 未来的起源和目标[J]. *探索与争鸣*, 2017(10): 23-27.
- [16] 陈忠. 人工智能的历史哲学与文明批评史研究——兼论DeepSeek等中国版人工智能的文明特质[J]. *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5, 46(3): 21-29.
- [17]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强调 健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 全面加强资源节约工作 李克强王沪宁韩正出席[N]. *人民日报*, 2022-09-07(01).
- [18] 徐康宁. 技术追赶与技术超越: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构筑非对称竞争优势[J]. *阅江学刊*, 2025, 17(1): 15-26, 170.
- [19] 谢文风. 智能文明建设的中国路径[J]. *求索*, 2024(5): 72-81.
- [20] 朱松纯. 为人文赋理: 从通用人工智能视角看中国思想[J]. *国家现代化建设研究*, 2024, 3(1): 42-66.

A New Form of Human Intelligent Civilization: Emergence, Dimensions, and Global Significance

ZHAO Le MI Hua-quan

Abstract Although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originated within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it has transformed human cognition and practice, modes of social production, and social consciousness, leading to cumulative changes in the components of human civilization and paving the way for the emergence of intelligent civilization. First, intelligent civilization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civilizational development of intelligent technological systems, the intelligent transformation of civil society, and the pursuit of free and all-round human development. Second, different social forms reflect distinct manifestations of intelligent civilization. Given the divergence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under technological paradigms and differing developmental logics, capitalist intelligent civilization currently holds a first-mover advantage. However, the socialist system can open up broader spa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intelligent civilization, guiding human toward a new form of intelligent civilization. Finally, the “newness” of this emerging form lies in addressing key challenges: the technological catch-up of late-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societal transformation during the primary stage of socialism in the intelligent era, and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of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traditions. This new form of human intelligent civilization will offer pathways for countries to develop AI in ways compatible with their social systems, illuminating the historical trajectory of human intelligent civilization with Chinese wisdom.

Key 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telligent civilization; a new form of human intelligent civilization

编辑 蒋晓